

歲月的眼睛

女人的命運，常因男人而改變；
生命的史詩，卻由自己譜寫

廖輝英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廖輝英作品集 ⑥

歲月的眼睛

著 者：廖 輝 英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 刷 所：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7（民國96）年12月10日

（本書曾於民國79年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定 價：250元

ISBN：978-957-444-456-4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歲月的眼睛

女人的命運，常因男人而改變；
生命的史詩，卻由自己譜寫

廖輝英

歲月的凝視

——寫在重排新版之前

每回重讀自己寫的小說，總是出乎意料的感動。尤其在跋涉多年、滿身滄桑時，隔著一大段歲月，凝視當年夜以繼日握筆疾書的心境，縱有蔽帚自珍的一點自我疑慮，但很快就被昔日的熱情與幾乎是洞見一切的犀利所撼動，進而激情澎湃、無法自己。

那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時代，人們碰到的問題大都有理可循，解決的辦法雖非一定有效、但總也大致有效；大部分的人遵循共同的普世價值；也擁有相似的經驗法則；那時的人際關係相較起來比目前的穩固而單純，當然那包括所有的親情、感情和人的關係。

那時身為創作者的我自己呢？雖不能說華年正茂，但應該算是一個對生命與寫作充滿熱情與信仰、創作生命剛剛往顛峰攀爬的半新銳作家吧？衝勁、熱情、靈

感、敏銳度、毅力、體力……一切正巧都在最佳狀況之下，那是還沒有電腦的時代，每天深夜，一個人在書房裡振筆疾書，不管冬夏，從黃昏寫到黎明、有時甚至熬到近午，不辛苦是騙人的，當時一身是病，從頭痛、失眠、胃痛、脖頸肩痠痛等等各種症狀都有，每個月還要到台大醫院看病……但提筆寫起小說的那一刻和那一串串不同也相似的夜，我很清楚感到自己創作的愉悅、飽滿與充實——因為，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我的讀者，想到他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閱讀我的作品，受到感動或影響、得到紓解或啓發、有了陪伴或了解……不斷傳回來的迴響，讓我感到無論多麼辛苦都值得，因為你是有貢獻的，真正幫助了許多求告無門的人。

從我開始寫作之初，因為身為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很自然就面臨新舊交接的各種衝突，身分的、性別的、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及各種觀念的交錯和擠壓，在我成長與處世時，幾乎都親身感受過。我後來讀到美國小說家福克納所寫的一段話心有所感，他說：「小說家有三種力量：經驗、創造力和組織歸納的力量。只要擁有其中一項或兩項，便足以成為優秀的小說家。」我並未認真反省過自己究竟具備哪幾種他所說的力量，但是，那也應該是文學評論家的事，身為創作者，除了創

作，還是創作——我只知道我能夠藉由我的小說，在任何時地和許多讀者心靈相通，那也足夠了。

《歲月的眼睛》和《在秋天道別》，寫於人生經驗與戀愛經驗都相當成熟、但年齡還算年輕的時候。它們是一本字數頗多的「巨著」，從長達年餘的連載，到出版、爾後不斷的再版，幾年下來，它成為至今為止，我的小說著作中最暢銷的一本，應該超過二十幾萬本了吧？當然，它應該也是迴響極多或最多的一本，而且撼動的人無分男女，到今年九月中旬，還有一位男性讀者對我提起這本小說，足見它的難以忘懷。

非常高興九歌出版社準備重新出版新版，按照原先的想法，這本小說出版時便以上下兩冊面世，主要是考量女主角的一生，剛好有著截然不同的分水嶺，帶給讀者截然不同的衝擊與感受，因此新版仍然沿用兩冊的方式面世，希望讀者看到《歲月的眼睛》最高潮時，掩卷喘口氣，再翻開《在秋天道別》，細細品味。

廖輝英

誌於二〇〇七中秋
台北

1

那一年十七歲的沈碧莊，個頭長得不算高，長期赤貧菲薄的衣食之下，她卻出落得格外鮮嫩嬌美，身段凹凸有致。

按照她的家境，讀完初中已甚勉強，碧莊根本不可能再繼續升學；女孩子在工廠中謀職容易，要嘛學個美髮、美容、縫紉等手藝也好，學歷的誘惑不大，所以普遍都是國小、初中畢業就外出謀生了。

碧莊能在國小畢業繼續升學，全拜她自己冰雪聰明，考上全鎮最好的中學，勞動導師到家說情，左說右說，說得她繼父攔不下臉，放話下來：

「要讀可以，錢我可是一毛錢也不出，自己想辦法。」

其實，自她懂事以後，家中用度從來不會自她繼父處拿過分文，全是她母親幫人洗衣、打掃，一年年捱下來的。碧莊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兩個弟弟。兩個姐姐都只念了小學，大姐學裁縫，二姐學美髮，算都有一技之長。可惜大姐十八歲就結婚，一結婚各有家業，對娘家的照顧自然有限，只能逢年過節偶一爲之。二姐學美髮尚未「出師」，換言之，學徒收入非常有限，自理已

甚勉強，暫時無力他顧。

碧莊要繼續升學，第一個學期的學費，導師代墊一半，另一半由她母親開口向大姐索取，算是順利過關；第二學期開始，她二姐省吃儉用，全部打理，直到她初中畢業。

畢業後，一家人原指望碧莊謀職賺錢，碧莊不動聲色，很快在加工區一家外銷鞋廠找到小妹的職位，薪水六百塊錢。她母親鬆了口氣，不覺眉開眼笑：

「這可出頭天啦，最少不會有一餐沒一餐欠三頓飯了。」

誰知一個半月不到，碧莊拿了入學通知單告訴她媽：

「我考的是夜間部，半工半讀，除了第一個月薪水要繳學費之外，以後每個月，仍然可以拿回半個月薪水。」

碧莊媽秋月是個時運不濟但非常認命的人，一輩子風裡來浪裡去，什麼苦頭沒嘗過？她死過一個丈夫，當時五個嗷嗷待哺的稚子繞膝嬉戲，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識得幾個大字的女人，豈能不慌成一團？

那樣的日子也熬過來了。以後，大女兒開始賺錢，她原以為日子會有轉機，不想女兒十八歲上頭，就大著肚子結婚去了。算算那孩子反哺的歲月，居然只有十來個月，提起來不能不傷心。不過，秋月是個認命的女人，她性格中的不具侵略性，使周遭和她相處的人都沒有壓力。女兒草草結婚，嫁的不過是個拉三輪車的苦力型女婿，據說也會對老婆動粗，但，既是女兒自己選的，她也沒有第二句話可以說了。

現在，碧莊坐在那兒，開口向她訴說要繼續升學的種種理由：

「我學商，畢業後找家出口貿易商做事，苦學幾年，說不定可以自己做。機會攬到，也可能大發一筆。那時，我們家就可以告別苦哈哈的日子，再也不必像一級貧戶這樣過日子了。媽媽，如果我再繼續讀書，那就只能像大姐、二姐一樣，永遠靠手工勞力賺錢。我不是說手工賺錢不好，而是——怎麼說呢？太少也太慢了，不夠爸爸喝酒賭錢的用度。媽媽，立信、立義眼看也就要上中學，家裡沒有一點餘錢，能供得起他們嗎？」

秋月紅著眼眶，低頭說道：

「妳要上進，我沒有阻止妳的道理，難道天下有不顧子女前途的母親？問題只是妳那父親，不是親腹生的——」

「他有什麼權利？」碧莊憤恨的說道：「他吃飯、喝酒、賭錢，全是您替人洗衣磨損手皮肉賺來供他的，我讀書靠自己，他憑什麼管？」

「話都沒錯，問題是妳碰到一個沒廉恥又缺義理的人，什麼也講不通。」

「說來說去，還是媽太軟了，要打要罵總隨他。要是我，小拳換大拳，跟他拚了，看他還敢不敢？」

「碧莊，妳不懂的。」秋月嘆了口氣：「夫妻之間，如果全部武力相向，這個家還維持得下去嗎？」

碧莊聽了母親的話，遲疑一下，終於還是按捺不住：

「媽，我說的也許粗魯，但這確是事實，這種男人，不打工不盡力，您除了圖晚上有人和您睡覺之外，到底能圖他什麼？」

秋月不敢置信的看著她的小女兒。這個只有十七歲的女孩子，出落得這樣好看了！而這個平素不太多言的女孩子，居然出言如此不遜！她的腦袋裡，究竟藏了什麼樣的想法？

秋月在四十歲的上頭，被自己的女兒指摘床第和心理的雙重依賴，除了驚愕和惶然，更多的卻是羞愧。碧莊不管母親反應，繼續說出自己一向的不平：

「如果沒有他，我們一家可以生活得更安寧、更幸福。我們雖然窮，但一家人，除了兩個弟弟還沒有收入之外，其餘的人都有薪水，雖然不多，溫飽足足有餘。而且大家也不用時時處在恐怖之中，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喝醉賭輸，除了媽媽，還有哪一個倒楣鬼要陪著被揍得死去活來。媽媽，難道一個男人那麼重要？重要得連我們這些兒女都要陪葬下去？您想想我們這十年來過的什麼日子？」

秋月用那雙因長期洗濯大量衣物而粗糙不堪的雙手遮住臉部，幾近哀求的呻吟著：

「碧莊，妳還小，不明白——妳父親他，從前不是這樣的。」

碧莊冷淡的回答：

「他從前又能有什麼不同？自有記憶開始，我們就是在他的打罵之下生活的。碧玉會那麼早結婚，而且幾乎有一點自暴自棄似的隨便找個人嫁，難道不是因為不想再待在這個家？不想再被一個醉鬼和賭鬼打罵？碧玉是傻，可是，說開了，根本就是那個人害的！」

秋月哀哀哭了起來，哭聲中卑微的向女兒討饒：

「碧莊，不要再逼媽媽了，媽媽縱使錯，也不是本心要錯或立意不好……妳爸爸撒手一去，我一個二十九歲的女人，拖著五個孩子，光是喪事都辦不起來……若不是妳……繼父，當時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碧莊活到這麼大，第一次聽到母親正式提到母親和繼父結褵的經過。她不是好奇，更不感動，甚而也無法了解為什麼她父親屍骨未寒，在居喪、不，甚至還在辦喪事期間，她的母親居然就能和另一個男人有了某種他們當事二人才清楚的關係？

如果說母親不夠堅強，似乎不對。這些年來，她以一雙手替六家三十口人洗衣服，長年在繼父淫威下挨罵受打，努力護翼他們姐弟，宛如一頭勇敢禦敵的雄獅兼展翅護雛的母鳥，誰能比她更吃苦、更堅韌、更強壯？

然而，這一無是處的繼父，去去留留、吵吵鬧鬧，母親卻永遠在他回頭時接納了他。讓人搞不清她究竟爲了什麼離不開他？光從這一點論斷，母親似乎又出乎意料的軟弱。

碧莊望著哭泣的母親，口氣放軟：

「我只是要自力更生，半工半讀繼續升學，您爲什麼那麼憂心呢？我的童年、少年都被這個叫繼父的人毀掉了，我不想前途和後半生再毀在他手中。何況，我沒有義務賺錢供他賭錢喝酒，對不對？」

秋月點點頭，說：

「我會好好跟他講——」

「媽！」碧莊打斷母親的話：「爲什麼任何事都要跟他報備？我又不是不拿錢回來，只不過少拿一點而已。何況我如果去學手藝，還不是沒有多餘的錢拿回來！」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講一下。」

碧莊心意已定，遂也不再多言。

過了幾日，秋月趁著丈夫偶然早回，處在微醺而心情尙佳的時候，囁囁嚶嚶的說起這件事。

進財右腳踩在橫木椅條上，斜乜著醉眼，斟了杯紅露酒，慢條斯理的說道：

「讀書？讀什麼書？讀了要嫁皇帝？」

他冷笑兩聲，用眼搜尋了一下，沒見著碧莊，便又嘲諷似的冷言冷語：

「讀書、學洋裁，做什麼都一樣，結果還不是都跟人家跑？哼，沒什麼路用啦，全是一些賠錢貨！」

碧莊蹲在廚房裡聽到這一番奚落，雖是意料中事，甚至比意料還平和，但仍難免羞憤。不過，繼續升學的事，就這樣毫無困難的如願了，說來也是幸運。

碧莊工作的地方，或者說是工廠，連同工人，只有五十來個，可以說是小規模的經營。碧莊的工作是打雜，言明工作時間到五點，比同事們正規下班時間早半個小時，以便她能搭上一個小時的公路局車到學校上課。

碧莊通常早上六點四十分就要出門，中午要嘛帶飯盒，通常是鹹魚乾或蘿蔔乾，能有一個蛋便

算是奢侈的了；要嘛就帶一個有餡的麵包，草草打發。晚餐也是精簡，永遠都是一塊麵包或一個饅頭，除了省錢，也爲了省時。

一個禮拜七天，碧莊除了星期日之外，全在外用餐。禮拜天，如果繼父進財在家，家裡的伙食一般都很粗陋，否則，只要菜肴稍好，繼父便追著母親要錢，多少不論，只要夠他喝酒賭錢，他根本不管一家大小死活。

但是，繼父一不在家，母親便急急忙忙趕往市場，十塊八元買一小塊五花肉，回家紅燒給他們姐弟吃。

所以，繼父不在，就變成他們一家最快樂、最和融的時候了。

碧莊心中一直抱定一個目標，只要高商一畢業，她便遠走台北，找一份工作，自力更生之外，一定努力存錢，等羽翼豐滿，再把兩個弟弟立信和立義接出來，讓他們在台北升學。姐弟三人，再苦也要活得尊嚴，要免於恐懼，要存有希望和遠景。

至於媽媽，如果她離不開繼父，也就算了，做兒女的，除了聊盡心意，供點金錢之外，對他們奇異的夫妻關係，只有旁觀的分。

好在只有四年，再苦也就是四年了。

碧莊懷著這樣的心思，又抱著努力學習的目標，所以在公司裡，除了她分內的打雜工作之外，舉凡中、英文打字或任何人忙不過來，她全主動幫忙；她又勤快好差遣，不擇工作性質，不因人廢事，因此，才工作兩三個月，公司上上下下便都非常喜歡這位明眸皓齒兼又冰雪聰明的女孩子了。

十月豔陽天，中部台灣依然暖和得只需著單衣一件便足有餘。

中午時分，沈碧莊像平常一樣，走到離公司很遠的地方，找了個僻靜角落啃她的麵包。麵包很乾，唯其這樣，雖然難以下嚥，但至少吃起來緩慢，等吃完時，肚子也有了飽足的感覺，這是長久以來，她累積經驗發展出來的對付半饑餓狀態的方法。

陽光很亮，枝繁葉茂的大樹舉目皆是，一片照人綠意，只在樹梢上點綴了幾片染黃的老葉。

天很高。所謂碧空如洗正是如此。

碧莊仰望天和樹。多麼遼闊的世界！為什麼她只能侷促的窩在一個小小的地方，做著最微不足道的事？甚至在這個逐漸富足的社會裡，連溫飽這最起碼、最卑微的要求都無法達成！

世界這樣美麗。但儘管美麗，卻沒有陽光可以照進她的小小天地。

碧莊抬起頭，用微溼的雙眼看著蒼穹。她不知道絕望的時候，有誰可以呼喚？老天如果有眼，會讓她過著這樣的日子嗎？

就在碧莊獨自坐在那兒，自以為沒有人看見的當兒，隔街一幢二樓的窗玻璃上，正有一個人靜靜遠距離的窺看著她。

其實，說窺看應該有些冒瀆，賴有清只是剛好在等待的當兒，不經意朝窗外一望，正巧看見碧莊一片一片無奈的撕著麵包，又更無奈孤索的坐在那兒發呆。

那個女孩，幾個月前來公司應徵，小小巧巧的頗為惹人憐愛，勤快歡悅，挺明朗的一個人。今天卻完全判若兩人，而且，整個中餐，似乎就只有一個麵包果腹，該不會窮到買不起其他吧？他給

的薪水，賴有清思索了一下，如果是工友性質的小弟、小妹，總在六、七百元之譜。即使半工半讀，也儘夠了。

十幾歲的孩子，正在發育，按理不是一個麵包打發得一餐的。

賴有清站在那裡，足足有十來分鐘。這是他大舅子的住家兼辦公地點，他的妻，林秀滿，以及她那些有點錢財的兄弟姐妹，正七嘴八舌在討論著他們母親七十大壽的慶賀事宜。賴有清原來也列席，但聽了半天，似乎輪不到自己發言的餘地，覷個空溜出來，原只是無聊，不巧就看到了碧莊。

他並沒有很記得她的名字，雖然他的確暗中注意過她這個人，特別她那甜甜的笑和發育誘人的身材，在公司大家都叫她小妹，小妹長、小妹短的，名字反而就棄而不用了。

賴有清又靜靜看了她一會兒，突然，樓下傳來他妻子秀滿的聲音，賴有清應了一聲，沒有將目光收回，秀滿的腳步聲卻已上樓，這時，他才轉過身子，背對著窗戶，故意佯作在看牆上一幅字畫。

「怎麼搞的？媽媽的七十大壽，你這樣冷淡。最少也做點面子給我。」秀滿是瘦高型，連臉蛋都是長形的。賴有清此時看著妻子，突然間恍然大悟，原來秀滿缺的就是秀和滿，使女人顯得柔和的要素她全沒有；這些年來，連聲調語氣都僵硬起來，大概是長久發號施令慣了吧。

秀滿說話間環顧四周，犀利的眼神掃過賴有清的臉和周遭的一切。也許是因距離，也或許是因一個身著學生制服的小女孩在表面上沒有絲毫引起危機意識的因子，秀滿只是狐疑的看著丈夫，皺眉表示自己的不滿。